

記雲南首義元勛黃毓成將軍

楊森

民國二年，我行年三十有二，以川軍營長的職銜，在川北統兵八營，戍守一方。四川都督尹昌衡見我發展太快，心存忌刻，派四川陸軍學堂時代的老同學劉湘，來說服我暫解兵權，回蓉效力。

軍人以服從為天職，我將那八營部隊交給川北宣慰使張瀾，隻身回成都，尹昌衡派我擔任四川高等軍事教育所所長。

這一年的三月二十日，袁世凱遣人刺國民黨代理事長宋教仁於上海北站，廿五日，國父孫中山先生從日本趕返上海，自此以後，袁世凱加緊其陰謀竊國，帝制自為的準備，積極備戰，甘以全國民意為敵，毒斃首義鎮江，光復南京的林述慶，解散臨時參議院，逮捕國民黨籍議員，撤銷國父籌辦全國鐵路全權，罷廣東、江西、安徽國民黨籍三部督，向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五國銀行團借款二千五百萬金鎊，移充軍費，於是國民黨人忍無可忍，七月十二日，李烈鈞舉兵江西，十五日，黃興入南京，宣佈獨立，組織討袁軍，癸丑二次革命，於焉爆發。

七月十六日，上海，十七日，安徽，十八日，廣東，二十日，福建，二十五日，湖南，各省各地相繼響應，八月四日，同盟會老同志熊克武在重慶做了各路兵敗以後，最末一個響應討袁者。

前此，袁世凱先於六月十三日，改任尹昌衡

為川邊經略使，派胡景伊繼任川督。而熊克武的倡義重慶；和我事先早有默契，八月三日之夜，胡景伊得了風聲，有意派兵逮捕，於是當夜我匆匆忙忙的，率領教育所全體師生官兵，衝出成都，直奔重慶，會合熊克武的秀才部隊長衫軍。

胡景伊頓時電令駐守川中的王陵基，領一團精兵，攔路阻截。

我帶出來的學生隊伍，素質最高，鬪志昂揚，可惜槍械不全，多半徒手，在半路上和以逸待勞的王陵基團遭遇不敵，且戰且走，勉強支持到重慶，袁世凱早已檄調駐貴州的滇軍，將熊克武的長衫軍擊潰。熊克武逃得無影無蹤，我被夾在兩支勁旅之間，進退維谷，竭力支撐到九月十二日，彈盡援絕，只好下令解散，我自己化裝潛入重慶。在此之前，七月二十八日，上海，二十九日，南京，八月五日，廣東，六日，安徽，九日，福建，十三日，湖南、上海，十八日，江西，討袁軍節節失利，到我那一支學生軍宣告解體，轟轟烈烈的二次革命，終於全面失敗。

在重慶東陝西藏，住了幾天，有人奉新任重慶鎮守使黃毓成之命，前來找我，說是黃鎮守使要請我去談話。

黃毓成，字斐章，雲南鎮沅人，日本士官學校畢業，宣統年間回國，在昆明擔任雲南講武堂教官，馬隊第十九標教練官。辛亥九月九日雲南起義，親率部屬趙寶賢、尹盛德等，逐走馬標統

帶田書年，邀集全標官兵，入城支援蔡鈞。三進既定，他晉升甚速，民國二年他率領一個梯團，隨唐繼堯入黔，於役貴陽。二次革命重慶舉事，袁世凱令駐黔滇軍入川，熊克武就敗在他的手下。

老奸巨猾如袁世凱者，在我國歷史上亦屬罕觀，二次革命重慶之役得以迅速平定，論功行賞，黃毓成和王陵基都應該分茅胙土，加官晉爵。而這兩支部隊並非北洋嫡系，自不在老袁的倚重之列。於是他用戰國秦策上管與的毒計，使兩虎相鬥，兩敗俱傷，同時發表黃毓成和王陵基為重慶鎮守使。重慶乃長江上游第一商埠，地勢衝要，富甲西南，在他想來，黃王二人必將有一番生死爭競，到勝負將判時，他正好漁翁得利，一舉而兼二虎。

由於黃毓成攻入重慶，他佔據了整個市區，在東水門設置了鎮守使衙門。我被人請去見他，在場已有五六位革命同志，都是熊克武的高級幹部，正在等候黃鎮守使延見。此時此景，大家見了，唯有相視苦笑。

一會兒黃毓成滿面春風的來到會客室，我看他相貌不俗，溫文爾雅，頗有儒將之風。他和我們寒暄已畢，首先坦白而誠懇地聲明他的立場和態度。事隔五十四年，時今我仍記得，當時他會一再強調他參加革命，舉義雲南的經過，他並且語重心長的說：「追隨國父孫中山先生從事革

命的人，都是出於自然的聚合。」他又說：

「個人本來是駐防貴州的雲南人，這次是貴州都督唐繼堯奉了袁總統的命令，調我入川作戰的。我對於四川的地盤，素無興趣。不過呢，袁政府既然發表了我擔任重慶鎮守使，我總要等他再下命令才可以移交。」

接下來他更懇切的說：中國如若達成真正的民主，距離尚遠；猶待有真知灼見，有決心毅力的智識份子，結合起來，共同奮鬥。西南地大物博，民情淳厚，是一處易於發展的基地。他希望能和我們通力合作，先站定脚跟，鞏固基礎，然後發揮遠大的抱負。

我懂，黃毓成的用意，無非是想拉攏我們，借重我們，幫他在重慶打天下，定江山。最低限度，集合我們的舊部，可以在他和強兵壓境的王陵基打仗時，助以一臂之力。我審慎的不作任何表示，熊克武的那幾個人，當然也唯我馬首是瞻。

不幾天，王陵基兵臨磁器口，重慶城裏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，忽有一夜，一批重慶士紳，十萬火急的找到了我。據他們的哭訴，黃部有一位楊團長，不分青紅皂白，在大街上抓了幾百名青年子弟，誣指他們是王陵基的偵探，時下正在準備草繩麻袋，決意把他們一個個的捆成粽子，投入嘉陵江中。

人命關天，我聞訊奮袂而起，夤夜求見黃毓成，蒙他立即爬起床來接待，我把事由一說；他不遑思索，撥一個電話便把楊團長喊來。

一問，確有其事，草繩麻袋且已備齊，那幾百名青年，含冤莫白，性命決於頃刻。

楊團長脾氣相當暴躁，他在黃毓成和我面前，振振有詞的申辯：

「王陵基的偵探不消滅，打起仗來，他們隨時可以助紂為惡，置我們於死地。我們在重慶還能够站得穩嗎？」

我急了，岔嘴說道：

「滇軍如果想在重慶立足，當以爭取民心為首要之務。現在抓了這許多人，不加審問，立予處死，使重慶的老百姓人人自危，為求生命的保障，他們唯有被迫與滇軍為敵，以四五千滇軍面對滿城的百姓，這個風險未免冒得太大。」

楊團長聽了，向我怒目以視，高聲的喝問：

「這是什麼人？」

黃毓成連忙解釋，我是四川高等軍事教育所的楊所長，由他特地請來備諮詢顧問的。然後，他再向我介紹，楊團長叫楊杰，字耿光，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砲科出身，是滇軍中年輕有為的將領之一。（護國軍之役，楊杰曾為我的部下，民國九年他進日本陸軍大學，以第一名畢業，參加北伐，民國十八年升任陸海空軍總參謀長，陸軍大學校長，發表「國防新論」，蔚為我國的兵學專家。）

當時的楊杰真是年少氣盛，他竟不顧禮貌，對我大肆咆哮：

「我看連你也靠不住！否則的話，你怎會來為那些偵探求情！」

黃毓成大感尷尬，他叱止楊杰，趕緊向我道歉。楊杰却仍餘怒未熄，虎的轉身，大踏步離去。於是黃毓成一面忙着打電話，下令楊杰的團部立刻釋放那幾百名無辜青年，一面向我苦笑着說：

「楊團長今年才二十三歲，他年紀輕，對人對事難免有過火的地方。」

我哈哈大笑的說：

「說起來，我們不都是年輕人麼。——是要這樣才好，年輕人應該有朝氣，有正義感。」

那一年，我三十二歲，黃毓成比我稍微大些，約摸三十五六歲光景。」

川滇兩軍終於打起來了，雙方就在重慶城裏巷戰，槍林彈雨，硝煙四飛。重慶的街道狹窄，地形複雜，房屋都是磚石砌造，逐屋逐街據守，輕兵器攻擊一時難以奏效。再加上川軍得了人

和，滇軍四面受敵，雙方相持兩個星期，黃毓成的部隊吃虧很大。他們之所以能够支撐，完全是靠部隊的訓練有素，士氣昂揚。

我看兩軍鏖戰不已，其結果不但兩敗俱傷，而且必將使重慶的繁華市區成了廢墟，我不忍見生靈塗炭，玉石皆焚，第三次請見黃毓成，我反覆警告這個仗打下去毫無把握，勸他不如保全實力，退回貴州，以免孤軍陷於重圍，彈盡糧竭。黃毓成很注意的聽我分析，我把話說完了，凝望着他，他默然良久，然後抬起頭來懇懇的說：

「我兩次承楊先生披心瀝膽，示以高見，這份感情，着實可感。現在四川全省都在反革命勢力的籠罩之下，我們同師貴州，楊先生的處境只怕也很困難，如果楊先生覺得我這個人可交，我想奉請楊先生和我們一道走。」

想了想，王陵基佔了重慶城，這重慶城我又是存身不住了，四川一省，已無我立錐之地，附在黃毓成的軍隊裏，總比隻身逃亡來得好些。既然他誠意相邀，我何妨充爽的一口答應。翌日，我便參加了滇軍的撤退行列。

民國初年，川黔公路尚未修建；由重慶到貴陽，行軍要兩個星期之久。沿途步行，走了三天，才到川黔邊界，山環水複，崎嶇險峻，一日，我坐在路邊休息，忽有一隊騎者，自後面疾馳而來，臨到我的跟前，為首的一匹馬，勒轡止步，馬上的軍官，正是黃毓成，他見了我，霍的躍下地面，關切的問：

「怎麼？楊先生沒有馬匹？」

「大家都一樣的嘛，」我指指和我同行的幾位四川軍官：「走路很好，藉此機會鍛鍊鍛鍊。」

但是他很客氣，命衛士讓一匹馬給我騎，一路同行到一座村屋，更邀我同進午餐。餐後談天，輕鬆自然。

我有了馬匹，和黃毓成經常走在一起，兩人天南地北，無話不談，於是我欣然發現，黃毓成

也是中過秀才，方始投筆從戎，廁身軍旅的。我們賦詩、衡文，傾談古今興亡衰替，暢論當前天下大勢。一路上，覺得十分投機，頗有相見恨晚之概。黃毓成是騎兵科出身，他對我無師自通的馬上輕乘工夫，以及應手而中的射術，相當的表示驚異。

部隊開回貴陽，黃毓成自有趕不完的交流應酬；司令部裏，每每連多日不見他的蹤跡。而他的各級幹部；從參謀長到列兵，大概都在重慶發了點小財，大家只顧吃喝玩樂，司令部與營房難免要唱空城計。偶或黃毓成抽空回來巡視一番，他每次必定見到我在辦公室裏，一卷在手，悠然自得。

跟我商量了好幾次，我才接受了他的任命，他派我為司令部主任參謀。從此以後，全司令部大大小小的事情，統統歸我一個人主辦。我由於賦閑已久，幹起來倒也頗為興趣盎然。

在貴陽住了一段時期，滇軍由於建軍初期發展過速，龐大的軍費使滇黔兩省不堪負擔，決定裁併整編，黃毓成的這一旅人也在裁汰之列。奉命以後他毫無異議，將部隊做了適當的處置，便和我及他的副官，飄然南下，重回昆明。

昆明景色優美，四季如春，我們三人合租一幢房子，住在一起，長枕大被，日夕盤桓。我們讀書、吟詩、寫字、作稿、參加詩社，常時高談闊論，旁若無人。唯恐閑居久了，會得疏懶，於是訂好了休息時間表來，規定每天讀書若干，習字幾頁，大家相互勉勵，身體力行。算算我今年八十六歲；從小到老這八十六年間，便唯有在昆明的那兩年光陰，悠悠游哉，心曠神怡，真正享盡了人間清福，時至今日偶一回憶，猶仍神往不置。

其實，當時我不但客居異鄉，而且身為流亡遊客，照說我應該有不盡的鄉愁，尤將時生拊膺之嘆，展望前程，一片茫然。但是我却反覺得身心舒暢，無比安適，過後細細的分析，唯有歸功

於黃毓成的真摯友情，使我如坐春風，如飲醇醪。

在四川參加二次革命，失敗後也來昆明的彭鈞樸、郭文卿、吳行光等人，他們在昆明一位憲兵軍官家中稅屋而居，其中吳行光和我同是四川陸軍學堂的同學，後來他在我部下當一名師長。這幾位朋友少年俠達，落拓不拘，公然招了妓女，到住處去飲酒作樂。事為居停主所知，頗不以爲然，他告誡他們說：

「你們把妓女帶到我的家裏來，實在很不妥當，以後請你們千萬不要再有這樣的行爲。」

但是吳行光他們不聽，徵妓侑觴，依然故我。使那位憲兵軍官大爲光火，有一天，他們正在男女雜坐，開懷暢飲，一隊警察破門而入，把他們統統捉去關起。

我得到消息，不禁大吃一驚，心想這幾位仁兄，未免太不知輕重利害，參加過二次革命的人，當時正爲袁世凱行文各地，嚴令通緝。時值唐繼堯回任雲南都督，他雖然同情革命，但是處在高壓之下，和我們又沒有什麼交情，倘若他拿吳行光他們解送北平應付敷衍袁世凱，也不會有誰批評他的不是。因此，縱使他們是由於行爲不檢而遭羈押，其處境仍然是相當的危險。

我當下就去找到了黃毓成，請他務必設法搭救。黃毓成顯得很爲難，他說：

「唐繼堯要辦的事情，旁人很難說話啊。」然而我救人心切，仍還是纏着他，和我一道去見唐繼堯，然而我們一到都督府，就發現吳行光他們已經釋放，唐繼堯待我和悅而親切，他很幽默的跟我開了一個玩笑，拿出一份北京總統府下的命令，指名通緝我，叫唐繼堯抓到了我以後，「立即解送北京法辦。」

我若無其事的笑笑說：

「現在算是我自己來報到了。」

「笑笑話話，」唐繼堯打着哈哈說：「楊先生你看看，這件公文來了都快三個月了，我要是

有心失敬，那還會等得到今天。」

接下來他便和我談論吳行光他們的事，唐繼堯對我正色的說：

「那幾位先生我是釋放了，不過，我跟他們說好了一個條件，就是請他們即日離開雲南。」我曉得吳行光他們的情形，當時就說：

「即日離開雲南是沒有問題的，不過，就怕他們逃亡在外，一時湊不起盤纏。」

「看楊先生的面子，」唐繼堯掉臉關照他的副官：「我送他們一千元程儀。」

衷心寬慰的辭別出來；黃毓成想了好半天，方才恍然大悟的說：

「嗯，我想一定是這樣的，唐繼堯的密探極多，他們一定打聽過你。唐繼堯曉得你不是等閑之輩，因此才對你份外的優待。」

黃毓成和我有着同樣的嗜好，我們都喜歡遊山玩水，騎馬打獵，他買的一匹馬高大雄壯，也有人送了我一匹活潑矯健的座騎，於是我們得其所哉，長日並轡齊馳，將昆明城郭內外，所有的名勝古迹，風景清幽之地，全都一而再的暢遊過了。

距離昆明一百多里，安寧州有一座溫泉村，那邊山清水秀，民風淳樸，我喜愛它的風土景色，便從昆明搬了過去，寄居在一個火神廟裏。在溫泉村我會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很做了些慷慨尚義的事情，當地的老百姓但有危難或糾紛，總是找我來解決。安寧州的縣長往後說：

「楊先生住在這裏，倒是替我減少了不少麻煩。」

黃毓成想結婚了，前來說媒介紹的人不少，他一天到晚儘聽些張家小舅好，李家姑娘俏，然而早年風氣蔽塞，男女雙方在結婚以前，根本就不許可見面，於是他反而遲疑不決，不知何所適從。我笑他打起仗來可以從容乎疆場之上，決勝於俄頃之間，碰到自家的婚姻大事，反倒這麼躊躇爲難起來，他聽了唯有搖頭嘆氣，連連的說：

「這終身大事實在是太不簡單。實在是太不簡單。」

後來有人爲他介紹一位朱小姐。朱小姐系出名門，大家閨秀，知書識禮，聽說又也長得漂亮。黃毓成十分高興，正在準備納采下聘，有一天他忽又愁眉苦臉的跑來找我，往椅子上沉沉的一坐，以手支頤，久久無語。

我忍不住了，帶笑的問他：

「眼看就要『洞房花燭夜』了，你還有什麼不稱心的事情呢？」

「唉，一言難盡！」他面有重憂的說：「這個話只能告訴你，我聽到有人說，這位朱小姐什麼都好，就是身上有狐臭。」

「這話是那個說的？」我急急的追問。

「反正，」他欲語又止：「有人這麼說就是了。」

「那一定是無中生有，造謠破壞，」我斷然的說：「試問，閻閻千金身上有什麼毛病，會得傳騰於里閭之間嗎？」

他被我一句話提醒了，憂悒盡去，重現笑容，歡天喜地的回昆明去，不久，我便吃到他們的喜酒，黃毓成的婚禮，辦得盛大熱烈而隆重。在那一天，我見到朱小姐的父兄，兩位都是雲南的耆彥，朱小姐的父親是雲南經學大師，她哥哥後來做到雲南省政府秘書長。

婚後，黃毓成夫婦恩愛彌篤，相敬如賓，朱小姐相夫教子，卓有賢聲，往後幾十年裏，看到他們家庭的幸福美滿，每每令我回憶黃毓成擇偶時期的那份審慎虔誠，他有他的道理。

即使在他新婚燕爾之中，黃毓成並不會忘了我這位僻處鄉間的好朋友，每隔三五天，他必定要吩咐廚下，做幾隻好菜，然後以「同享異味」爲名，飛柬約我進城，小敘一番。而我每次得到他的手柬，也有說不出的歡欣，騎着我那匹馬兒，策騎狂奔，儘快的跑完那一百幾十里路，趕到昆明城裏的黃家，享受他們兩夫婦的熱情款待。

我約了溫泉村裏的朋友出去打獵，倘若獵獲了什麼奇禽異味，鄉間無鄙廚，我便親自動手烹調，也派專差，請他們兩夫婦下鄉來品嚐。我燒的菜未必可口，但是他們二位總是吃得津津有味，連稱「大快朵頤」，使我感到份外的驕傲。及今回想，我和黃毓成之間的深摯友情，是何等的真誠與可貴。「君子之交淡於水」的說法，有時候未必正確。

兩夫婦在城裏住不了多久，乾脆，他們也搬到溫泉村來了，這時候我已經利用山上的木石，胼手胝足，蓋了一幢蠻像樣子的木屋。而且由於隻身遠游，生活上諸多不便，於是在黃毓成夫婦和許多朋友的敦促、撮合之下，和我的田氏夫人結了婚。黃毓成造的房子很大，就在我那幢小屋的後面，因此他戲稱我是他的門房，我呢，則回敬以他家是我的客廳。

比隣而居溫泉村，我們有時候留下兩位太太相互作伴，又恢復早先的豪情勝概，兩騎馬，兩支槍，一肩行李，滿腔興奮，徜徉於名山大川深處。我們曾探過滇池的源頭，也曾攀援過素罕人跡的蛇山，攀援到半山之腰突起了大風，那風幾乎把山都吹動。黃毓成有點膽怯，勸我回頭，我說我向來不走回頭路。我反轉來催他下山去。自己則鼓起餘勇，直抵山巔，那一次我攻破了「蛇山有巨蟒喫人」的謠言，我發現山巔竟是一處土匪的秘密巢穴。

多少個月白風清，蟲聲唧唧之夜，我和黃毓成幕天席地，並肩而眠，荒山絕嶺，知己談心，那真是人生最佳的享受。我們互話生平，吐露志願，他和我同樣的以澄清天下爲己任，可是他對事業功名，看得比我淡泊得多。有一次我問他：

「你攻克西南第一大城重慶，而棄之如鄙屣于前；又在貴陽得了昆明方面的一紙軍令，盡解兵權欣然云歸於後。這兩件事在你做起來都是心安理得，叱咤不驚，要是發生在別人的身上，你

以爲也會像你一樣的毫不在意嗎？」

他懂得我的語意所指，深沉的笑笑，先謙一句：「多承誇獎了，子惠兄。」接着，他便滴滴不絕的，說出了一番道理：

「我家在雲南鎮沅縣，將近澗滄江了，在我們那個地方，一個縣份的面積廣袤千里，而人口只有幾千，往往一走二三百里，但見河流縱橫，水草肥沃，却是靜悄悄的不見人煙。因此我在外面帶兵做官的時候常常想：那些擁兵自重，割據爲雄的人，與其出生入死，爭伐不休，何不到我的家鄉去，隨便他要獨佔萬千頃地，都不會有人出來阻止他的。」

我聞言默然，心中在想，止戈息爭，兼愛天下，與其說他的思想源自墨翟，反不如稱其「慈悲廣大，普渡無私」，自來精神接近佛門呢。

他又向我細述他故鄉的種種奇聞，他說他家在鎮沅是首富，他在鎮沅縣學向來是考第一名的，說到這裏他彷彿突然醒覺，自謙的一笑說：

「鎮沅僻處邊陲，讀書人既少，程度又不高，那裏比得上四川的人文薈萃，天府之國。我這個頭一名，程度要比你們差得遠。」

其實，他不但是鎮沅縣第一名縣學生、秀才，同時他更是縣裏頭一個留學生，革命黨，做大官，帶過大兵的將軍咧！

他又談起他會有開發榛蕪的雄心壯圖，家鄉男多女少，他便從外地大批徵雇女工，缺乏醫藥，他又斥資營建醫院，沒有娛樂，他更以高酬請戲班去演唱，……但是爲時無幾，他開始發覺社會的繁榮千頭萬緒，化草萊爲良田誠然百廢待舉，一個人的時間、精力和金錢畢竟有限，於是，他苦笑笑，放棄了他的烏托邦建設計劃。

說起他故鄉有許多不可思議的珍禽怪蟲，光怪陸離，令人心悸。其中有一種蟲體積甚大，舖在地上像一條席子，任何人誤踏到牠上面，席子頓時便捲起，把人裹在當中，不須臾間人身上的血液會被這蟲吮乾，就此死于非命。

我是一個對新奇事物最有興趣的人，聽了他的敘說，輒時悠然神往，一心一意想暢遊一趟他的故鄉，若不是不久護國軍興，我和他又重披戰袍，北上征討，而我自此以後便戎馬倥傯，施政各方，說不定我今日還能寫一篇聞所未聞的南遊記哩。

倒是我和他家鄉事物的親炙，說來慚愧，我曾經吃過鎮沅的孔雀。孔雀是一種珍禽，自古為園囿林苑所蓄，却是在鎮沅縣裏，牠們多如過江之鯽。既然捉孔雀比養鷄子便利，鎮沅人老實不客氣便烹而食之。我說孔雀有毒，黃毓成說沒有關係，孔雀的毒端在頭頂心上一點，就跟鶴頂紅一樣，把它剷去了吃，保險無礙。我聽了將信將疑，他也不再跟我爭辯，多日後，他派人從家鄉運了幾隻孔雀來如法泡製，請我和他同食美味，我想起孔雀那身燦爛如錦的外衣，孔雀肉吃在嘴裏時，但覺味同嚼蠟，連個印象也不會留下。

民國四年底，袁世凱甘冒天下之大不韙，陰謀竊國，帝制自為，狎狎面目無所遁形，十二月二十五日，護國軍誓師出發，自雲南昆明北上討袁，我被蔡松坡延攬為其參謀，黃毓成則出任第三梯團長，依唐繼堯戍守雲南基地，我們兩個的豪情勝概，悠閒心理，轉瞬間化做了硝煙彈雨，同仇敵愾。那轟轟烈烈的護國軍之役，在我百萬言的自傳中，已有詳盡的描寫。

護國軍勝利前夕，黃毓成的第三梯團改為挺進軍，擴大建制，下轄兩個縱隊，第一縱隊司令楊杰，第二縱隊司令葉成林，黃毓成升任挺進軍總司令。他奉令北上支援蔡松坡，方入四川省境，他便向蔡總司令要求，調我為挺進軍總司令部參謀長，我們終於得償素願，能够並肩作戰，同討元惡了。

護國軍獲得全面勝利，袁世凱羞憤致卒，任務達成，黃毓成是最先率隊離開四川的滇軍將領。民國十三年，我在四川南征北討，席暇不暇，

奮戰多年以後，我始攻下成都，粗定全川，聘任四川督軍，助二位森武大將軍。那時候蔡松坡已逝，唐繼堯流放香江，黃毓成正一淡泊以明志，寧靜而致遠，在當他的三迤元老，昆明耆彥。我寫信請他小遊蓉城，他欣然應命。老友重敘，快極生平，是他見我擴編軍隊，力抗羣雄，一方面又要大興建設，撫輯流亡，常年百事如麻，日理萬幾，於是他自告奮勇，留下來助我完成統一四川的大業。自此，我和他密切合作，相處無間，食同席，出同車，並且遍示川中將領，黃先生是念在故舊之情，純以知己好友的立場，毅然予以贊助，他是雲南首義的元勳，三迤資望最高的軍人，他對主政雲南都不生興趣，難道還會跑到四川來起什麼野心？

嗚呼我的一員得力大將王績緒，他不瞭解這一層道理，十四年在重慶的劉湘，糾合了黔軍袁祖銘北上攻我，我請黃毓成擔任總指揮，劉湘乃以偏狹的地域觀念來打動王績緒，說我奪黃抑王，重用滇軍將領。挑撥離間之餘，繼之以重利誘惑，王績緒臨陣反戈，拉走了我將近一半的隊伍，遂而使我措手不及，一敗塗地，用我所能掌握的部隊，一路突圍到宜賓樂山，逐漸向川滇邊境推展。

這時候我還擁有人槍十餘萬，而川中自我下野，羣雄並起，又恢復了分崩離析的局面，我無論加入那一方，那一方即可掌握勝利，因此我又介乎他們的敵友之間，劉湘等人對我既感畏懼，更想爭取。

黃毓成一心為我着想，勸我大可離開四川，南下入滇，當時滇軍人槍不過三四萬，禁不起我這支強兵壓境，我也曾採納了他的建議，大舉南侵。巨耐川滇邊境山高路險，我的部隊久駐天府之國，膏沃之境，他們一路叫苦連天，滑竿仗、搬運仗逃得一乾二淨，我看軍心士氣，一概安土重遷，即使攻下了雲南，也是枉然。所以我將部隊在川西南紮定，黃毓成隻身回滇，我則乘一扁

小火輪，駛過好幾百里敵軍的防地，出四川，抵漢口，轉赴洛陽，向我的另一位好友吳佩孚請援。

這以後我仍轉戰四方，奮鬪不懈，和黃毓成唯有信使往還，互道平安，十六年我領兵十萬下仙桃，迫使武漢親共政權解體，廿二年我奉命痛剿流竄川康邊境的共匪，二十六年參加滬滬保衛戰，旋即奉派為第二十七集團軍總司令，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，送經長沙三次大捷，衡陽保衛，以及湘桂黔大會戰。民國三十三年出任貴州省主席，鑒於黔滇兩省近在密邇，我寫了一封信，備述思念之殷，我請黃毓成命駕筑城，也好讓我們一傾積愆，重遊歸地。

這一次聚晤是我沒齒難忘的，當時他已貴為滇中大老，昆明首神，擔任雲南省主席將近二十載的龍雲，是他民國二年任旅長時，安插旅司令部的一名中尉副官。他和朱小姐膝下多子多孫，而且個個出類拔萃，頭角崢嶸。業已成人的三位少爺，一位當雲南電燈公司董事長，另一位在雲南，又一位在貴州，做的都是百里侯，仁民愛物的父母官。

黃毓成接到了我的信，他大為興奮，居然以六十六歲的高齡，不辭跋涉，千山萬水，歷經瘴煙風霧，從昆明趕來貴陽就我，我見了白髮蕭蕭而外，風采依然如昔的這位老友，歡欣鼓舞，刺激動情，熱淚險險乎奪眶而出。

猶豫又猶豫，挽留再挽留，這一次我留他住在舍下，以便晨昏把晤，時刻傾吐，他原先預定在貴陽勾留一兩個星期，結果是我把他拉下來足足住了半年之久。一百八十餘日的相聚，海闊天空，無話不談，使我憬然悟覺，黃毓成天縱智能，一言一行，在在大有禪機，益以別後這二十年裏，他長日青燈古佛，窮研經典，他對於佛學已有極深的造詣。每每見他或則盤膝打坐，或則拈花微笑，以視如我之軍書旁午，營營擾擾，相去何止以道里計。

整整半年，他對我的總理庶政，整飭軍旅，

不會畫過一策，規以片言，我深切瞭解，這並不是他做過自珍，故示超然物外，太上忘情，黃毓成實已突破了凡夫俗子患得患失，斤斤較量的境界。而我也不會視他為西南軍界元老，學驗俱豐，把他當做求策問計的最高顧問，因為我雅不欲為菩提植一樹，替明鏡置一臺，我何苦拿這些凡塵俗事，去破壞他修煉已久的道行。

勝利後，他下定決心，邁返昆明，臨行前他告訴我說：

「自此塵緣已了，唯有青燈古佛，日夕相對。我似懂非懂，若悟未悟，剎時間想起了三十二年來的密切交往，如影隨形，——我彷彿這一瞬刻便是永訣，我不勝依依，目送他佝僂的背影離我遠去。」

從民國三十四年的那一次離別，時至今日，屈指細數，忽忽又已二十二年於茲，我今年八十六歲，黃毓成大概快九十了。自民國三十八九年紅流氾濫，竹簾深垂，他過那水深火熱，饑寒交迫的歲月，將及一十八載，以他的體質，生命力，和「淡泊明志，寧靜致遠」，「慈悲廣大，與世無忤」的心情和作風而言，也許，他能熬得過這一段驚濤駭浪下的風燭殘年，那麼，反攻期還收京有望，我們這一對行年即屆九秩的老友，也許還有把臂歡晤，淚眼婆娑的一天。

八十六年來，歷事難計，閱人多矣，古人有謂：「一死一生，交情乃見」，今日之我讀來，竟是別有一番況味。我自六齡束髮受書，十二歲進縣學，十六歲就府學，弱冠之年入軍校，由排連長而團長，統兵百萬，這麼些年的閱歷，這麼些年的體驗，我乃認為我這一生總算是交結了兩位好朋友，云死者，如吳佩孚，或云生者，是黃毓成。

吳黃二人終身未及晤面，曰事功，曰志業，他倆南轅北轍，如風馬牛之不相及，但是基於我一身，遂起輻射作用，因為這兩位長者都是我深

心敬愛的人，如師如友，互切互磋，對於我的一生，實有很重大的影響。不過這兩位好友所採取的人生路向大不相同，起於寒微，奮力爭競，果然叱咤風雲，威鎮全國如直系軍人靈魂吳大帥，我覺得他雖然力求言忠信，行篤敬，可是他所服膺的，仍還是清淨無為的黃老之道，他精於易卦，喜歡卜課，相信冥冥中自有定數，於是隨波逐流，覺得不必逆天行道，強作自然。至於黃毓成呢，他尚俠義，重然諾，慈悲為懷，兼愛天下，他講求的是佛理，但知與人為善，力求塵世無爭，事事和諧，曰淡泊，曰寧靜，不過是他在向芸

芸衆生施以身教而已。這兩位好友都曾以其醍醐灌頂之勢，予我極大的啓發，我愛慕他們，敬重他們，憶念他們，追懷他們，魂牽夢縈，無時或已。黃毓成之於我有如一幅油畫，嫣紅絳紫，層疊畫布，其色彩之鮮艷奪目，揮不開也抹不掉。吳佩孚則宛似一幅淡墨瘦竹，疏疏朗朗，着墨無多，但其風姿綽約，活脫紙上，輒時令我歷久彌新之感。然而，無論如何，終我一生，不管是對黃毓成抑或吳佩孚，我總歸會有：「海內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隣」的親切熱烈心情，這是可資作為斷言的。

司公限有業企運裝衆惠

INTERNATIONAL FREIGHT FORWARDERS
EXPORT PACKING & HOUSEHOLD GOODS

號二之四四一段一路南生新市北臺

144-2,HSIN SHENG SOUTH RD. SEC. 1

TAIPEI, TAIWAN

TEL. 6 5 3 9 5

目 項 務 業

包裝部：

進出口貨物，機器設備，傢俱行李，安全裝箱。

報關部：

公私機關，廠商團體，進出口貨物，旅具行李，申報迅速，接送到府。

貨運部：

國內外陸海空運輸，及世界各地聯運。

服務部：

設計包裝，計劃運程，辦理世界各大航空公司飛機票及貨物行李水火險投保。解答商旅有關疑難問題。

敬請指教惠顧